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与近代中国的东海危机

陈可畏

(浙江师范大学 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表面上看是由琉球问题所引发,实质则是日本明治政府实施对外扩张的结果。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首次出现对立局势。随后双方虽通过和平方式签订条约结束了这一局势,中国清政府也开始加强东海海防,但由于琉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得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对立局势持续发展,日本最终成为了中国东海地区的“永久大患”。

关键词: 琉球问题; 日本侵台; 东海危机; 海防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4) 01-0028-05

长期以来,学界对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该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分析,而对这一事件给中国近代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关注较少。事实上,即便是本世纪以来不断升级的东海危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该事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关联,因而从近代中国的东海危机的视角对该事件进行探讨也是有必要的。

一、琉球问题与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

琉球是一群岛国,曾建有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15 世纪初开始形成统一的琉球国。琉球国北与日本列岛相连,南与中国台湾相接,西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历史上,琉球与中国很早就有外交往来。明朝初年,朱元璋曾派官员出使琉球,向三国发布诏谕,其中的中山国王察度还派弟泰期回使了明朝。不久,山北王怕尼芝和山南王承察度也相继向明朝进贡。由此,琉球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清朝建立后,琉球尚氏王朝遣使求封,顺治帝封尚质王为琉球王,琉球又成为清朝的

藩属。不过,在与清王朝建立藩属关系之前,琉球国已遭到日本萨摩藩的入侵。萨摩藩向琉球派遣官员长驻,帮助琉球测量分配田地,划清国界,制定赋税,要挟琉球向其纳贡。实际上,琉球国是同时向清朝和萨摩藩称臣的,而清王朝对琉球国的这种“两属”状态,一直并未多加过问。

日本明治维新后,以经略远图的既定国策“大陆政策”为目标,开始加紧对外扩张。1872 年,日本要求琉球国王对明治天皇亲政进行朝贺,琉球国王派王子尚健等前往东京。天皇借机强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不承认中国自明初就形成的琉球宗主国地位。日本在设置琉球藩后,将琉球的外交事务一概归由外务省管辖,外务省派员出任琉球藩官员,以一年为期,每年更换,从而自行实现了对琉球的实际统治。

1871 年,清朝与日本签订《中日通商章程》。同年 11 月,一艘琉球国商船因遭遇飓风而远漂至台湾南部排湾族牡丹社的八瑶湾,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导致船上 54 位船民被杀,另有被救的

收稿日期: 2013-09-27

作者简介: 陈可畏(1963-),女,浙江永康人,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2人跨越台湾海峡被送往福州琉球馆。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趁来华换约之机,就琉球国船民遇害一事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他派原与中方谈判签订《中日通商章程》的柳原前光及翻译官郑永宁前往总理衙门,试探中方对琉球船民遇害事件的态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告知二人:“(台湾)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即琉球岛与台湾岛)俱属我土,属土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1]明确表示了该事件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总理衙门官员在提及与琉球发生冲突的台湾原住民时,有称其为未受中国教化的“化外之民”的说法。柳原前光便抓住了这一说法,认为既然这些台湾原住民为“化外之民”,那么其地并非中国所属,如果中国不对“化外之民”采取必要措施,日本将对台出兵。于是,“化外之民”的言论,成为随后日本“征台”最充分的依据。

1874年4月下旬,日本政府以征讨“化外之民”的名义出兵台湾。4月27日,三千多日军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从长崎出发,开始远征台湾。5月初,在台湾南端的琅峤登陆,兵分几路进入台湾,杀害台湾原住民,焚毁了牡丹社一带的建筑,占领了台湾原住民的居住地,并运屋材、携农具,在当地筑室屯耕,作长期占领之计。

二、日本侵台事件与东海危机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无疑给清政府一记当头棒喝。这个尚未被大清王朝所看重的“蕞尔小国”的举动,骤然间带给了当政者强烈的危机感。在这件事还没有具体弄清之前,总理衙门已飞布福州将军、南洋大臣、闽浙总督预筹妥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向总理衙门建议,应尽快知照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会商福州将军、闽浙总督迅速秘密筹办。凭之前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①李鸿章深感此事“将来无论彼此胜败,恐兵连祸结竟无已时,于沿海大局关系非浅”。^{[2]28}5月下旬,沈葆楨受命为钦差办理台湾等

归其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6月中旬,沈葆楨偕办福建布政使潘霨率相关员弁乘船抵达台湾,李鸿章则以“谕以情理”、“示以兵威”^{[2]41}二语相嘱。当时,闽省福州船政局所制造的大小船只14艘,虽部分分派到浙江、山东、广东沿海各口,但大多仍调来布防闽台两岸及澎湖。表面上看似已具有一定的力量以对抗日本,但实际上“闽省勇营本少,枪队尤少,绿营兵更不可用”,^{[2]56}一旦与日本军队交火,结果仍将难以预料。而各省驻军可用来调拨的,只有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所部武毅步队十三营。李鸿章一面密函两江总督李经羲和江苏巡抚张树声,催促唐军速行,并令盛宣怀操办唐军的轮船装运等相关杂事;一面嘱咐沿海督抚随时加强防务,“设防一节,则勿论有事无事,均需加意图维,土功、器械比内地防务什百烦重,非逐渐为之,未易见功”;^{[2]64}并对天津大沽一带炮台的修筑问题和山东、江苏沿海防务的重点都作出了建设性的指示。1874年7至8月间,唐定奎所部六千余人相继到达台湾,在凤山(今高雄)一带择险分屯,与之前进入台湾琅峤一带的日本军队形成对峙局势。于是,东海地区出现了近代以来的严重危机。

沈葆楨到台湾后,先是派潘霨与日方进行交涉,以期达到“不战屈人”的目标。潘霨在来台之前曾在上海见过日本使者柳原前光,并以日本出兵台湾之事与之论辩。柳原“始则一味推诿,继则自陈追悔之意,谓为西人所误,当不日撤兵”。^{[3]7}抵台后,潘霨则偕台湾兵备道夏献伦同往琅峤面诘西乡从道。西乡先是“一味推诿”,随后称病谢客。当潘、夏二人愤然告归时,却又“再四挽留,重申前说,坚谓生番(即牡丹社一带的原住民)不隶中国”,^{[3]16}无丝毫退兵之意。期间,潘霨还布告诸番社(台原住民),让他们各安生业,承诺将全力保护他们免遭日军的伤害,得到了诸番社居民的拥护。日军也对诸番社居民进行收买,还将原驻扎在诸番社的军队移驻龟山一带,并在那里建营房、造医院、修道路,设立都督府,还从国内运来农具、树苗、花种等,作好了长期占领的准备。

潘霨与日方的交涉,未能起到“不战屈人”的

作用。沈葆楨在清醒而事实求是地分析了双方的军事力量后,转而采取“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并迅速制定了全台防务部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其一,在台湾南北及澎湖增募土勇,以布防各地;其二,调前福建厦门分巡道黎兆棠为军事参赞,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等率兵驻守台北要地苏澳(今宜兰县境);其三,在安平(今台南)、旗后(今高雄境内)、澎湖修西式炮台;其四,调闽局各舰分驻台、澎及厦门、宁德各要地以从海上加固门户;其五,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调拨淮军洋枪队十三营,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李经羲请求调拨粤军洋枪队五营以驻扎琅峤、凤山等处;其六,向津、沪各局求弹药支持,并向海外寻购铁甲船、电线等物。^{[3]3-4}在这个战略计划的各项内容中,沈葆楨以请调淮军和寻购铁甲船两项最为看重。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强调指出,若“陆有淮军,水有铁甲,胁之必退,即不得已而用兵,我也可以相机策应”。^{[3]43}

然而,购买铁甲船不仅耗资甚巨,而且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能寻购得到。但沈葆楨所请调的淮军洋枪队即唐定奎所部在1874年7月至8月间到达台湾,这对在台日军无疑起到了震慑作用。“倭营闻淮军来,颇有惮心,筑垒挖濠,迥非若从前之大意。”^{[3]46}加上此时正值盛夏,溽暑酷热,日军军营疫病流行,每日都有士兵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以外交手段来扭转在台的不利境况,以达其出兵台湾的目的。7月下旬,先有公使柳原前光从上海搭乘直隶轮船到达天津,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台事相关问题展开论辩。柳原“先尚强词夺理,至无理可说时,一味躲闪支吾”,李鸿章恐翻译官郑广宁传话不清,取案上纸笔大书“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2]67}双方辩论多时,始终无法统一意见。柳原转而进京,一面寻求他国居间调停,一面继续与总理衙门官员论辩,并提出“捕前杀我民者诛之”、“抵抗我兵为敌者杀之”、“番俗反复难制,须立原约,定使永誓不剿杀难民”^[4]等三项无理要求,还企图让总理衙门承认当时日军所占领的台

湾地区并非中国领土,结果遭到总理衙门官员的严辞驳斥。8月底,日本派出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继续加紧处理台事。9月初,大久保利通急促进京与柳原商议对策,同时嘱托美国驻天津领事前往李鸿章处密探消息,与在京各国使臣加强联系,以寻求各国的支持。

日本出兵台湾既遭不顺,使用外交手段也没有如期达到目的,于是又在上海各报纸放言“长崎屯兵三万,若大久保在京不能妥结,即遣兵北犯天津沽”;“日人现拟索中国赔给兵费四百万”;“日人添购铁甲船二只,并广购精利枪炮及英、美轮船,以便装兵西来”,^{[2]94}企图扰乱视听,以期达到速就日方的和议要求。中国方面虽不会被诸如此类的虚声震慑,但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大臣却已为日方使者的反复论辩所累。在英、美、法等各国使臣的调停下,1874年10月31日,总理衙门大臣与大久保利通正式签订了《北京专约》(又称《台事专条》)。主要内容有:(一)日本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准给费银四十万两;(三)所有此事往来一切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四)日本全行撤兵,中国全数给付,均不得延期。^[5]至此,因日本侵台引发的东海危机暂告结束。

三、东海危机与中国近代海防意识的强化

中国近代的海防意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出现了。林则徐从其与英军交战的经验出发,曾提出“以为海疆久远之谋”,非得建立一支“炮船水军”的主张。^[6]魏源则提出,先在广东训练一支“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水师,然后通过设厂造船,将这支水师加以扩大,“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7]然而,随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付诸实施,林则徐、魏源这种通过建设新式水师以加强海防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清政府应有的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

失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通过创设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将设厂造船付诸了实践。与此同时,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得力助手丁日昌也提出,在直隶到粤东沿海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水师,各设一提督进行管辖。“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8]这一在沿海设三洋水师的设想,在日本侵台之前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此次日本侵台事件以及随后所签订的专约中,有关给予琉球遇害难民抚恤银和补给日军在台费用等条款,给清廷带来了强烈震动。于是,如何加强海防成为了朝野上下讨论的重要话题。

就在中国《北京专约》签订后第六天,恭亲王奕訢等总理衙门大臣便上奏,强调“海防亟宜切筹”,“沿江沿海防务”要“随时筹划”,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加强海防的方略。该奏折经皇上披览后,通过军机处,以上谕形式下发给朝中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省将军、督抚,要求有关官员围绕六条加强海防的方略,“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覆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言塞责”。^{[9]159}

上谕下发不久,朝中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省将军、督抚都纷纷予以覆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主张和看法。其中,大学士文祥在覆奏中强调“前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切筹海防一折,系远谋持久,尚待从容会议。而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杭,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9]172}文祥将海防的重点直指日本,并预感到日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两江总督李宗羲则在覆奏中强调了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嘞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实为中国第一门户。”他希望通过在台湾“自开制造之局,自练海防之师,为沿海各省之声援”,以“绝泰西各国之窥伺”。^{[10]4031}闽浙总督李鹤年在覆奏中也认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强沿海防务确为当务之急:“请飭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重事权,南洋北洋分设轮船统领,由该大臣节制调度,先尽现有轮船配齐弁兵、炮械,归两统领训练”,日后造船局所添造的轮船,亦分隶两洋”。^{[10]4039-4040}李鸿章在覆奏中一面充分肯定总理衙门所陈请的六条,对“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确为“就时要策”;一面又强调当时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正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必须得先解决“人才难得”、“经费难筹”、“畛域难化”、“故习难除”等实际存在的问题,以“破成见”、“求实际”。他明确指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办法。”^{[9]159-160}“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海防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而要变法与用人,“唯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富强”。^{[9]166}指出了国家富强才是加强海防的根本策略。此外,李鸿章也非常赞同文祥将海防重点直指日本的想法和主张,称其“洵属老成远见”,并认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11]

朝中大臣及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的看法和主张,后经总理衙门汇总归纳,最后形成了一系列付诸实践的加强海防的措施。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楨保奏,候旨简用”。^[12]从此,近代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防建设。

1874年日本侵台所引发的东海危机,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约》而消除。该条约承认日本此次侵台为“保民义举”,这在某

种程度上即是承认了琉球为日本的藩属,从而加快了日本吞并琉球的步伐。1875年6月,日本正式通告琉球,此后禁止向清朝朝贡,禁止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的礼仪、刑法等,胁迫琉球与清朝断绝关系。但对于琉球来说,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即意味着国家的瓦解,这是琉球国王所不愿意的。为此,尚泰王于1876年12月派密使向清王朝求援,引发了围绕琉球问题中日双方在外交领域的继续交战。期间,清政府还请来在远东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居间调停。格兰忒在摸清日本的态度后,只是劝中日和好,对“琉案”的是非曲直不置一词。1880年10月,中日双方草签了实行分解琉球的《琉球条约》和《酌加条款》,由于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总理衙门决定不予批准而将此案搁置起来。后因中国外患频仍,清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琉球问题,而使“琉案”终成悬案。实际上,此时的琉球已为日本实际侵吞,东海前哨的澎湖和台湾也面临日本的日益扩张,东海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发展当中。东海危机的酝酿发展,正如李鸿章所预料的,终使日本成为了中国的“永久大患”。

注释:

①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不久,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议定通商条约,因而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 [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上海:三联书店,1979:64.
-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31,信函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3]沈葆楨.沈文肃公牍:卷1[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4]文庆,贾桢,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6[M].北京:中华书局,2008:3859.
-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G].北京:三联书店,1957:342-344.
- [6]林则徐.林则徐书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73.
- [7]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186.
- [8]丁日昌.丁日昌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12.
- [9]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卷6,奏议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10]文庆,贾桢,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1]文庆,贾桢,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00.
- [1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3.

Japan's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74 and Modern China's Crisis in East China Sea

CHEN Ke-wei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East-China-Sea-Rim Territories and Cultur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Japan's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74 seems to be triggered by the Ryukyu issue, but in fac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Meiji regime's expansionist policy. The incident itself brings China and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nto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Later both parties sign a peace agreement to resolve the dispute,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of China starts to reinforce the naval defense in the area; however, the failure to settle the Ryukyu issue once and for all leaves behind an indeterminabl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til Japan finally becomes a "permanent troublemaker" in the East China Sea.

Key words: the Ryukyu issue; Japan's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74; the crisis of East China Sea; awareness of naval defense

(责任编辑 吴波)